



[英] 狄更斯 著 汪侗然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中英双语插图本

# 圣诞颂歌

A Christmas Carol



Charles Dickens



[英] 狄更斯 著 汪倜然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中英双语插图本

圣诞颂歌

A Christmas Carol

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圣诞颂歌 / (英)狄更斯(Dickens, C.)著;汪偶然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0.1

书名原文: A Christmas Carol

ISBN 978-7-5327-4689-7

I. 圣... II. ①狄... ②汪... III. 长篇小说-英国-近代  
IV. I561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217367号

Charles Dickens

### A Christmas Carol

### 圣诞颂歌

[英]狄更斯 著 汪偶然 译

责任编辑 / 黄昱宁 装帧设计 / 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[www.yiwen.com.cn](http://www.yiwen.com.cn)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[www.ewen.cc](http://www.ewen.cc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锦佳装帧印刷发展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.25 插页 5 字数 146,000

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0,001—15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4689-7 / I·2778

定价: 24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  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6401196

## 导读

### 为谁吟唱圣诞歌？

朱绩崧

我大学念英文。有位老先生来教，看我们不思进取，甩下句话：“你们也算懂英文？知道狄更斯（他老人家念作“狄啃诗”）吗？他写小说，堆在一起，喏，”说着，上肢大展，作太极单鞭状，“这么厚，我都读过！这才叫懂点英文。”就这样，查尔斯·狄更斯（Charles Dickens, 1812—70）在我心中扎了个死结：既向往，又害怕。一晃十年，我惊喜地发现，图书馆里那套伦敦老版的“狄啃诗”先生大全集也没闲着：忙于积灰，已是蓬头垢面。抓个来借书的90后，问：《孤星血泪》<sup>①</sup>看过吗？答：春哥出新片啦？

哼，大不列颠可忘不了老狄。牛津、剑桥的文学教授们就

会说：狄公挺特卓异，秀出群伦，洵为说部之莎翁。综观国朝名宿，唯劳伦斯（D. H. Lawrence）差堪比肩，若詹姆斯（Henry James）、康拉德（Joseph Conrad）之辈，终非匹敌也。而就算没《双城记》、《远大前程》、《块肉余生述》<sup>①</sup>和《匹克威克外传》，至少还有圣诞节，年年岁岁提醒着三岛的老老少少：还记得狄更斯谱写的那一曲《圣诞颂歌》（*Christmas Carol*）吗？大概是耶稣基督总和个“淘宝”快递员大爷 Santa Claus 作伴，太寂寞，那就给添个说书的吧。三个男人凑台戏，热闹。

写圣诞故事，前有古人，不是狄更斯首创，虽然他自诩首创，盖棺定论时发现，那更不是他强项。有的文学史干脆直书“《圣诞颂歌》断非狄氏佳构”。偏偏这册小书一下子红遍大西洋两岸，那是 1843 年。2003 年，美国有学者做了统计，结论是：迄今为止，“狄氏”全部作品中，媒体（包括舞台、广播、电视、电影、磁带、光碟）曝光率最高的，恰是这部“断非佳构”。近一百七十年来，这部中篇深受追捧，倾倒众生。以致有人分不清来龙去脉，谁成就了谁，居然喊出：是狄爷爷发明了圣诞节！

---

① 译制片，改编自《远大前程》，摄制于 1945—46 年，John Mills 和 Valerie Hobson 主演，1948 年获美国奥斯卡两项大奖和三项提名，为最早获得美国奥斯卡黑白片摄影奖和黑白片美工奖的英国影片。

② 此名为林琴南所译，今通作《大卫考坡非》。

书的情节很小儿科：斯克携奇（Scrooge）是个人门级资本家兼骨灰级吝啬鬼。他在圣诞夜活见了几只鬼。老鬼马利（Marley），没做鬼前，是跟他合伙做买卖的，此番担任“碧落黄泉”旅行社的营销总监，三只小鬼各管一摊，“地陪”着他先后游历了前世、今生和未来。他遂顿悟前非，圣诞节当日即大力扶贫去也，遂为好人如初。

这样一篇斯克携奇“殿”的“野猪大改造”，轴心就在于主人公“预览”沧海桑田后实现的精神“重生”——研究文学的都会这么分析。但原理和隔壁张家阿婆昨夜梦见持老年卡坐公交车一路“绿”灯，今晨便赶去“国泰君安”狂抛垃圾股一样。这只铁公鸡“涅槃”后，之所以大张旗鼓“自改革”，这边走亲戚，那厢送火鸡，必定是深刻认识到：宁不知鬼大与鬼小，“重生”难再得。前尘往事，是张爱玲的一句“世钧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”。RP既已如此，若不加班抢种福田，那明月夜，短松冈，就是俺的下场。可别忘了，他本质是生意人，就一个字：精。让主人公经营一份小本买卖，想来老狄自有一片良苦用心。盖生意人，英国之土特名产也。所谓“小商小贩之国”，亚当·斯密《国富论》提过，后来“出口转内销”，硬塞到了让海军元戎尼尔森（Nelson）打得折戟沉沙的拿破仑嘴里，竟成了扫帝国威风的第一大“厥辞”。但十九世纪的英国，最富“英国性”（Englishness）者，舍生意人，其谁？

至于表现技法上有什么值得注意的，那就是让我们联想到了《神曲》里的但丁（Dante）、维吉尔（Virgil）、贝雅特里齐（Beatrice），或者《西游记》书里的唐太宗、崔判官、朱太尉。通过这种“异次元空间”导游服务，只是想奉告各位看官：因果报应，循环不爽。而且，这不是瞎讲讲的：活动是半官方，非正式（皇帝老儿有VIP待遇，可同十殿阎君开一趟峰会）；参观的都是live show，效果不知比cosplay好到哪里去了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还负责护送客户安全抵家，偶尔会留下实物形式的“凭条”。和“85℃”门店提供免费试吃的手法大致相同，但目的截然相反：尝遍各色，诱尔多买西点；读通一篇，劝君少孽恶行。

※ ※ ※

虽说社会影响无尽的《圣诞颂歌》文学成就有限，可作为一部早期作品，它却很能反映作者日后的文化定位：鬼儿们调和Scrooge和Tiny Tim的矛盾；狄更斯调和富人和穷人的矛盾。试看书中桩桩不平之事：

(1) 天冷，雇员要铲点老板的煤生火取暖，行吗（又不是偷菜）？老板说：你丫想跳槽是吧？

(2) 恋爱，女方办不起嫁妆（放在今天，更别提合资贷

款买房了)。男方说：没事，分手好咯。

(3) 还债，“贷方”严厉催逼，女子只得剪下一尺青丝，去当铺“盘活资金”。

……

小戏一折一折，幕后那位无情无义的导演，他姓“钱”。而有势有权的制片人，就是英雄、狗熊并造的所谓“时势”了吧。“不患寡而患不均”，贫富两类，渐行渐远，由此互相看着不爽，富的嫌贫，贫的仇富，这是物质文明勃兴的并发症。呈现在文学中，或作苦大仇深，或为皆大欢喜。英雄居上，狗熊处下，狄更斯游走于中间，时高时低，潜亢颀颀。所以，《双城记》那段荡气回肠的起首，那种希望与恐惧熬炼出的浓情，非置身于他这位置（他的根据地始终是小资产阶级）不能一气呵出。但老狄到底是水瓶座，缺乏狮子座（如拿破仑）一腔暴力的热血，政治上“左”摇“右”晃，瓶子倒出墨水来，终究是要浇灭阶级仇恨的星星之火。他想让读者连同小丁姆（Tiny Tim）一起看到，斯克掳奇还不至于猪油蒙心，糊涂到“怪力乱神”都不信了。也就是说，虽然以此君为代表的某些有钱人很坏，但善根未萎，只须当头一瓶冷水，醍醐灌顶，包管天良复苏。无怪乎一针见血的奥威尔（George Orwell）会说：“凡成年人，读狄更斯，无不能感知到其局限性。”

有趣的是，正是局限性，成全了狄更斯一代盛名。与其说



他文采风流，气度潇洒<sup>①</sup>，不如说是“日不落”帝国那八荒叱咤、四海宗盟的鼎盛“时势”需要一派贵贱齐乐、贫富共荣的后院文化，碰巧假他之手。1855年，狄更斯在一场《圣诞颂歌》朗读会后明确表态：定不负“座中君子淑女厚望”，誓将“雅俗文学熔铸一炉”，志作大众的“同志友朋”。他说到做到，拼命、“多线程”地写书、办刊、演戏、开作品朗读会——只落得寿期花甲，过劳早亡。与此同时，英语渐渐成了大众易读能懂的拉丁文，登堂入室，在巍巍学府中也开设了课目，英语小说借此东风，风靡一时。你且一个人闷头啃狄更斯，那几部引人入胜的小说竟是鼓吹“温良恭俭让”的价值观，末了还有念诵了千年的“阿门”作结。试问：你还有心思揭竿起义吗？是呀，斯克拂奇都能一夜之间摇身变作救苦救难的观音，连没钱都敢和姑娘“发生恋爱”<sup>②</sup>的外甥都认了，大英帝国还要革命做什么？有狄更斯，就有了金瓯永固，华胥长宁。巧得很，他本人与写《名利场》并自绘精美插图的萨克雷（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）素为同行冤家，后来场面上和

---

① 读读英美同行们，无论平辈抑或后辈，对他的评价，你会发现那不是狄更斯，那是个浑身土气的刘老根儿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说是文人相轻，是三人成虎。

② 本版译者汪倜然先生（1906—88）是老辈文人，笔法忠实原著，淡然有古人风，部分白话堪称“五四”语言标本，给我印象最深者莫过于此句。而其出注详明，钩沉抉隐，又足见治学谨严。

解了，靠的还就是一册《圣诞颂歌》赠书。

换个视角，也能注意到：故事里的穷苦人，成年的个个有气节，是“倔强的萝卜”。女子决计不会去发廊、洗头房打工，赚龌皮市肉的快钱。小丁姆更是可爱如人参娃娃，和摸钱包、偷手机、受“遥控”乞讨完全扯不上边儿。等待鬼使神差的救赎，须得秀出点“君子固穷”的风采，即基督宗教号召的“神贫”。因贫穷而堕落——可耻！狄更斯会在后来的小说里提醒世人。

※ ※ ※

喻宗教文学为宇宙，则劝人行善是火星。围绕着它，《圣诞颂歌》唱到如今，不曾销声歇响。读完这类作品，很把其寓意当一回事，自然会端正人生态度，不至迷失本我，放浪红尘。

奥威尔觉得狄更斯批评现实社会，逃不出道德范围，似颇不屑。本书势难入他法眼。然而，此时彼时，道德不都是一个繁荣的社会最需要用来维护和谐、保持稳定、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法宝吗？基于这一理由，我谨推荐本书给以下几类人群（恕有交集）雅读：

(1) 有潜力骑“欺实马”的“富二代”；“一代”能加

人进来，更是求之不得。

推荐理由：本书向为富不仁敲响和声细气的警钟。

推荐指数：★★★★★

(2) 中低收入阶层。

推荐理由：维多利亚朝的英国也有“张大民的幸福生活”。返躬自省，何苦甘为股疯，争当房奴？

推荐指数：★★★★☆

(3) 带孩子看过金凯利 (Jim Carrey) 主演的迪士尼新片《圣诞颂歌》的家长及他们的孩子。

推荐理由：不是都很热衷于双语教育吗？为什么教（逼？）孩子读书仅满足于“Meet Sandy and Sue”，而放任“狄啃诗”委骨穷尘？且须知文字生形象，有时比形象更生动（金庸迷皆可作证）。用经典的文学来启迪稚嫩思维，不失为教子义方。

推荐指数：★★★★☆

(4) 爱打电子游戏者。

推荐理由：说到电子游戏，70后到00后，没玩过的颇

少，没玩够的极多。虚拟世界的惯性，无形但有力，有把现实生活冲击得支离破碎的动能。游戏的教旨和本书的哲学恰是背道而驰。前者的胜场，更是害处，在于培养玩家对一种低技术含量的“重生”的依赖：被爆头了？被秒杀了？——没事，存过盘了。相形之下，斯克掳奇的“重生”，不说历尽九九八十一难，至少也是提心吊胆，惊魂动魄，触景伤情，如此一宵三度，才换得来。读完本书，明白一个道理：人生，无盘可存。唯有珍重当下，方可确保“通关”。

推荐指数：★★★★★

(5) 我在复旦英文系的学生们。

推荐理由：见下文。

推荐指数：★★★★★

(6) 其他。

推荐理由：同上。

推荐指数：★★★★★

※ ※ ※

翻了翻伦敦“好的书多囤”出版社 (Hodder & Stoughton) 1911年印行的《圣诞颂歌》，看到传说中的插图名家 A. C. Michael<sup>①</sup> 几帧动人的作品。合上这本行将百岁的小书，算了算，我和我的第一个圣诞节也已经相去四分之一世纪了：我上幼儿园时，圣诞节在中国尚属小众。某年12月24日夜，爸爸开到个“后门”，带我去教堂看“西洋镜”。有生第一次熬夜，第一次听唱诗班引吭，第一次瞻领弥撒，第一次看见圣诞老人——芸芸信众中，爸爸高高抱起我，好让我握到那位红衣白须老爷爷的手。我真的握到了。那种感觉，就是梁静茹说的：“感谢那是你，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”次日睡醒，床头放着《圣诞颂歌》的连环画。根据爸爸的陈述，是圣诞老爷爷看我睡得香，悄悄爬进窗户来送给我的，而我袜子太小，书塞不下……时过境迁，或许在不久的将来，中国大陆的日历上，12月25日也会标注成公共假日吧。

上周末散课前，我对学生们说：下个月是圣诞节，大家回

---

<sup>①</sup> 生卒年不详，1903—28年间，为众多儿童读物绘图，画风线条奔放，色彩浓郁。

去请读 Charles Dickens 的 *A Christmas Carol*。午饭时，我问其中两位：圣诞节对你们来说，可有什么意义吗？她们呵呵一笑：还不就是购物吗？我想：对哦，“来福士”给打折，“梅龙镇”有送券。此外，还可到“威斯汀”大餐一顿，去“钱柜”麦霸一宿。送礼的必须抓紧，表白的不妨提前。只是，细思量，这甜蜜蜜的圣诞节，对中国人，还有其他什么普遍的意义？我一时想不起。

所以，在这种为 GDP 而圣诞节，而圣瓦伦丁节，而感恩节，而复活节，而母亲节，而父亲节的历史语境中，文学的“王者归来”，应能起到一点补益作用，引领大众返本归真，一年里还能有这么三两天，放下手边的忙碌，填上心头的虚空，重温“信仰”的意义和“真善美”的价值。这也正是我给学生们布置这项阅读功课的区区用意所在。请别说我有鼓动他们皈依基督宗教之嫌，我自己尚是“雷人”（layman）一个。只是希望他们和我都能把“信仰”建立在“真善美”这块超越不同意识形态的基石之上。

因《纳尼亚传奇》（*The Chronicles of Narnia*）而渐为我国读者所知的刘易斯（C. S. Lewis）曾说：世上文人分二类。一如多恩（John Donne），诗言何物，了然于胸，故读其作，所知所解，无以复加；一如斯宾塞（Edmund Spenser），下笔不

知所云，故读其作，如临渊照影，清不见底，洵为无尽藏也。<sup>①</sup>在我看来，老狄兼有这两类的特点，他不工诗，不谈玄，只是把小说的根基简简单单、扎扎实实地植在了人性的大悲大喜、大是大非中：对善的“无尽”潜力始终抱定信心，对恶的危害也“了然于胸”。和“文青”们敬畏若坛城本尊的乔伊斯（James Joyce）迥异，狄更斯的妙相庄严，金刚怒目也好，萨埵低眉也罢，都是献给普罗大众的。也许这样才能解释，为什么同样是英国圣诞文学的佳构，勃朗宁（Robert Browning）名诗《圣诞前夜》（Christmas Eve）人气逊《圣诞颂歌》多矣。后者让我们恍然大悟：圣诞节不是一道吃鹅还是吃火鸡的客观题，而是一道反省人与人之间——既然都（据说）是神的创造——应当如何互助互爱的主观题。当且仅当斯克掳奇、小丁姆和那几只鬼合伙对我们“发明”这道题目的答案时，狄更斯才算“发明”了圣诞节。

今年深冬，愿我们每一个人，都唱响《圣诞颂歌》，为我们每一个人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我的老师陆谷孙教授刚来电邮说：“C. S. Lewis 的评价向有争议，我对 Donne 和 Spencer 的看法与他恰好相反。”

扩展阅读

Dowling, David, ed. *Novelists on Novelists*. Atlantic, NJ: Humanities, 1983.

Eagleton, Terry. *Criticism and Ideology: 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*. London: Verso, 1978.

Kucich, John. "Dickens." *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*. Ed. John Richetti. New York: Columbia UP, 1994. 381 - 406.

Miller, J. Hillis. *Charles Dickens: The World of His Novels*. Cambridge: Harvard UP, 1958.

Orwell, George. *Decline of the English Murder and Other Essays*. Harmondsworth, Gt. Brit.: Penguin, 1965.

Parker, David. *Christmas and Charles Dickens*. AMS Stud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. New York: AMS, 2005.

Paroissien, David. *A Companion to Charles Dickens*. Malden, MA: Blackwell, 2008.



## 初版本序

我在这本讲鬼的小书<sup>①</sup>里，竭力想召来一个“意念之鬼”，它决不致使我的读者们对于他们自己，对于彼此之间，对于这季节，或是对于我，感到不愉快。愿这个鬼愉快地出没于他们的屋子里，而没有人想要去驱除它！

他们的忠实的朋友和仆人

查尔斯·狄更斯  
一八四三年十二月